

非虚构微故事

记录生活百态



◎都市闲情

挖白蒿

□郑曾洋

晨光熹微，波光粼粼的沙河水静静地流淌，早已不觉寒意的晨风迎面扑在脸上，河堤两侧，嫩绿的柳丝在春风中摇曳着曼妙的婀娜身姿，金黄的迎春、酒红的海棠、深紫的木槿、纯洁的玉兰……各种花在春风中争奇斗艳，吐露芬芳。不过，明媚春光中，我和妻子这次来到美丽的河堤既不是晨练，更不是赏景，而是到河坡上挖白蒿。

早在寒假没结束时，妻子就发现沙河的河坡好几处地方都生长着白蒿。但那时这几丛白蒿刚刚发出嫩芽，不宜采挖，今天趁着周末没事，白蒿也已经长得接近一个巴掌大小，于是我们便带着工具，来到河坡上挖白蒿。这东西很奇怪，刚长出来的时候叫茵陈，可以除热利湿，护肝益气，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长大后就一文不值，所谓“春为茵陈夏为蒿，秋天只能当柴烧”。所以农村老家的人常常在没出正月的时候挖白蒿，淘洗干净后，或蒸，或炒，或泡茶喝。

说实话，我对挖白蒿这种类似的活动一点都不感兴趣，妻子却十分热衷。她每到一处，便要观察附近有没有什么药用的植物，即使旅游时也是如此。所以儿子有时尊称她为“药物学家”。不过，凡是她喜欢做的事，我基本上无条件支持，百分百陪同。像去年“十一”假期里陪着她到镇河铁牛附近的河堤采摘松果，霜降时我开车带着她到高架铁路桥附近的颍河河堤采摘野生枸杞，前些时候去田地里挖荠菜，我都陪着她一起去。这一次她要采挖白蒿，我当然义不容辞要陪着她一起去干。

在河坡上采挖白蒿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河坡是斜着的，没地方蹲，采挖的时候姿势很难把握，所以动作一直都很别扭。不过咱历来都是“模范丈夫”，只管专心干活，不会口出怨言。好在不远处一个负责清理河坡杂草的老婆婆一直跟我们唠着嗑，说我们漯河好多野生植物都可以入药。像什么蛤蟆皮草可以治咳嗽、感冒、肺炎，黄蒿（也就是屠呦呦从中提炼出“青蒿素”的那种）可以治疟疾、惊风、恶疮、疥癣、消化不良，蒲公英可以清热解毒、消炎杀菌、抗肿瘤、退黄疸，车前草可以清热利尿、清肝明目、止血凉血，绞股蓝可以治高血压、降高血脂……还有好多野菜可以吃，像荠菜、面条棵、鸡蛋棵……甚至连最常见的狗尾巴草都可以用来治病。

妻子非常感兴趣，跟那老婆婆有共同语言，很说得来。我在一边听着，仔细想想好像也有道理，我国古代那些大医学家像张仲景、孙思邈、李时珍……不都是从这些野草野菜里发现了大量中草药吗？好像我小的时候，还用蛤蟆皮草治咳嗽，被蜜蜂蛰了用黄蒿抹抹，被蚊虫叮咬了用香花抹抹。既然如此，说不定这白蒿真有她说的那种神奇的功效。

我们挖了大约有一个多钟头，阳光洒满河面的时候，我们已经采挖了满满一大塑料袋子白蒿。看着妻子开心的样子，我想，不管将来做出来的菜也好，泡出来的茶也罢，到底有多大药用功效，那倒是无所谓，关键是我陪着她这么做，她高兴，这就足够了。

父亲的眼泪



□王迪

父亲五十多岁了，忙时在家务农，闲时在建筑工地务工。二十多年来记得他掉过两次眼泪。

我自幼肠胃差，不能吃冷饮。八岁那年的一个星期天，我做游戏跑得满头大汗，回家用碗舀着桶里的凉水就喝。当天半夜，妈妈发现了我的不对劲，头上冒虚汗。后经医生诊断是“癔症”，挂吊针吃药还是不见好转。

这可急坏了我的爸爸。看着床上毫无生气的我，爸爸无比地后悔懊恼，站在我床前温柔地说：“闺女，想吃啥，吃啥爸给你买啥，你赶紧清醒过来吧。”渐渐地感到他的双手无比温柔地拢着我的头发，可我的眼皮实在是困得睁不开，不知是梦境还是现实，我好像看到爸爸的眼圈红了，一向爱干净的他竟然胡子拉碴的，头发也不似往日那般有序，而是像冬日的杂草。忽然凉凉的好似一滴水，

“嘀嗒”落在了我的脸上。那滴泪也滴进了我的心里，我知道这世上最爱我的男人永远是我的父亲。那滴泪也蕴含他对我刻骨铭心的爱。

2010年的某一天，一向身体硬朗的奶奶忽然晕倒。经医院检查，是胆囊、血压有问题，八十五岁的老人已不适合动手术。父亲没日没夜地守在奶奶床边，吃喝拉撒全由他伺候。奶奶脾气不好，晚年时期尤其古怪。记得有次爸爸喂她喝水时，一向慈祥的奶奶，竟然挥舞着双手打碎爸爸端的瓷碗，并恶狠狠地指着他说：“是不是你，想给我下毒，想毒死我啊，我不喝……”爸爸赶紧止住奶奶正待掀被子的双手，并轻抚奶奶的后背，抵制着内心涌动的情绪低声说：“娘，娘，你别这样，会冻着的，我是老二呀！我咋会害你呢，喝点水嘴就不干了。”一会儿，奶奶情绪稍微稳定，木讷地盯着爸爸喃喃道：“老二，是老二呀……”奶奶安静地躺下后，爸

◎感悟人生

七奶的幸福晚年

合，也只是不贴心而已，我也从没见她跟三太奶奶吵过大架。

后来，日子富裕了些，村里统一规划了宅基地，好多人家翻盖了新房。七奶家的新房盖在新规划的地方，离我家大概有一里多地，我也离家去县城住校上中学了。时间长了不见七奶，我就会很想她，放假回家了总会跟母亲一起去看望她。七奶只要看到我，总是把好吃的全拿出来，有时是蒸的红薯，有时是摊的煎饼，有时是一把花生，一个劲儿地让我吃。我就边吃边听她和母亲唠家常。

几年后，我已经上班了，七爷因为车祸不幸去世了。孀居的七奶边忙地里的农活儿边给两个叔叔看孩子，因为事多，日子过得挺不轻松。每次听母亲说起七奶的不易，很是心疼，却也无能为力。

后来有一天，我回老家，忽然听到几位族中的长辈说起七奶。仔细一听，竟然是说七奶再嫁。当然，那语气是极不屑的。在农村，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是根深蒂固的，再嫁的女人总会被别人说三道四，何况七奶已经是当了奶奶的人了。知道这个消息

爸轻轻地给奶奶掖了掖被角，然后把尿袋里的尿倒掉，没有一点手忙脚乱，不见分毫嫌弃，一切那么自然。

晚上爸爸的好友来探望奶奶，临走时我听到那个叔叔问爸爸：“老太太的病，医生咋说，能挺过来吗？”爸爸摇了摇头，一声绵长的轻声叹息，又低了下去。叔叔走后，爸爸端着温水，拿着热毛巾，走进奶奶房中，一点一点轻轻地给正在沉睡中的奶奶擦拭脸庞，生怕惊醒她。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擦拭奶奶那双因病而骨瘦如柴的双手，爸爸好像捧着一件易碎的珍宝，仔细地端详着，渐渐地他把脸埋进奶奶的双手，压抑着哽咽的声音颤抖地轻声呼唤着奶奶，忽而又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赶紧把奶奶的双手放进被子里。

借着灯光，我分明看见有眼泪在父亲的眼角边闪烁，同时也灼痛着我的眼睛。父亲那挺直的双肩，不知不觉中已弯曲了弧度，调皮的白发在他双鬓间耀武扬威地宣誓着主权，刀刻般的皱纹也证明着岁月偷偷地浸淫着他的青春。原来，他早已不是那个穿着干净白汗衫把我高高举在头顶的年轻小伙子，中年，在他带着岁月赏赐成熟魅力的同时，也必须承受着岁月催人老，甚至是带走至亲的无奈。在我心中如神般无所不能的男子，此刻竟如一个贪恋母亲怀抱的孩子，却又比孩子多了太多的心酸不舍，还有无法让生命停留的无奈。我是多么想进去给父亲个拥抱，给他些安慰，可是我知道，那一刻父亲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的眼泪。

父亲的眼泪承载着爱，这份爱太厚重。父亲的双肩挑着沉重的扁担，担负着太多的责任，一头是孩子，一头是父母。

后，我十分佩服七奶的勇气。听说新找的这位爷爷是退休职工，他的儿女都很有能力，只是希望父亲找个老伴儿有个照应，我更是感到放心。但心中亦有失落，七奶一走，我再见她就不容易了。

果然，七奶走了十多年，我只见过她一次，那次至今，已有十来年没见她了。只是不断从常回老家的母亲口里听说一些有关她的消息，这位爷爷对七奶特别宠，七奶吃穿不愁，每天乐呵呵的。跟着七爷没享过的福，晚年的七奶终于享上了。当然，这也因为七奶的德行，七奶虽然说话直来直去，但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，为人心地善良，对这位爷爷的家人也特别友善。真诚的付出换回的是真诚的相待，所以，七奶活得简单而快乐。

前几天，小姑发来了七奶的照片。照片上的七奶戴着无檐帽，挺时尚的。七奶看起来发福了，脸颊肉肉的，抿着嘴，笑容十分灿烂。一眼便能断定，那笑容是发自内心的，是从内心深处开出的花儿。

七奶，相信晚年的幸福会换来您的长寿，您一定会活成一位大寿星！